

案例纪实

——记8.15特大系列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

冤家路窄

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 星期二

文/魏雅华

陕棉七厂生活区和往日一样宁静、祥和。白茹走进12号楼，找她的女伴娟娟，和她一起去看电影《大决战》。

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瞬间。氢弹就要爆炸，或是宇宙火箭就要腾飞，电脑正在倒读秒：

7……6……5……4……3……

这又是一个很平常的白天和中午。上中班的女工们忙着买菜、烧饭。小贩们在生活区叫卖各种食品：冰冻果汁、神剑、爱心、忍者神龟……

白茹举步上楼，有人从楼上下来，两人正面相遇，擦身而过。白茹下意识地看着来人一眼。

一个人上楼，一个人下楼，上下楼的人对视了一眼。生活中极平常的镜头，一点儿也不惊心动魄，甚至连一点儿悬念都没有。

然而白茹如遭雷殛！她只扫视了一眼，忙垂下眼睑，脚步并未迟滞，只是脸色变得煞白。

下楼的人长相并不凶恶，甚至是个文文气气的男人。面孔白皙，衣履整洁，神态自若。

双方都在各走各的路。上楼的继续上楼，下楼的继续下楼。

白茹不觉扭回头眸。下楼的人也不由自主，回眸一望。

白茹心头一震：没错儿，就是他！

她强自镇静，继续上楼，象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下楼的人神态如常，不慌不忙，继续下楼。

楼梯转弯了。白茹扶住满是浮灰的楼梯扶手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汗流如雨，两眼发黑！她清楚地听见，那下楼梯的人不慌不忙的脚步声，一声一声，一步一步！……

找鸽子的人

她忘不了这个畜牲、恶棍、魔鬼！把他烧成灰也能辨认出来！

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，也是上午十时，七厂生活区，她住在2号楼3单元。

暑假，她在厂里做功课。盛夏酷暑，闷热难耐，她家的房门开着，通往阳台的门也开着，好让空气对流，有一丝儿凉风。

家里就她一个人。此刻，楼上的人都上班去了，整座楼都静悄悄的。

有人上楼，在她家门口停下了，掀了门帘进来，是个小伙子。

“找谁？”她奇怪地问。

“我的鸽子飞到你家阳台上。”

不等她同意，他已穿过门厅，进入大门，穿过大门，朝阳台上看了下。他已看清，这家人家只有一个女孩儿在屋里。

他返回身走到门口，看了一眼女孩儿，十四五岁，秀丽、端庄。

他突然关了房门，暗锁“吧嗒”一声锁上，他从腰间猛地抽出一把匕首，刀尖直指女孩儿柔软的腹部！

白茹魂飞魄散！

血

那人的眼睛左顾右盼了一下，伸手拉断拉线开关的灯绳，然后，把女孩儿压倒在地上，捆了女孩儿的双手。

然后，开始在屋里搜查，他用刀撬开写字台的抽屉，找到一叠现金，他数也没数，装进了口袋。

他准备逃走。他转眼看到这女孩儿，她戴着发带，目光恐怖，如花似玉。

他找到一块手绢，塞到女孩儿的嘴里，将她拉进小间，压倒在床上，先解开上衣，猥亵了一阵，然后，又撩起她的纱裙，扒掉了她的短裤……

临走，他把赤裸裸的女孩儿拖到电视机前，扯下电视机电线，用那根电源线结结实实地将女孩儿又捆了一道。这样，她一时半时是挣不脱，逃不了的。

他这才扬长而去。

落网

畜牲、野兽！

白茹揪着自己的衣领，她觉得她快要窒息了。气也透不过来了。

她的眼泪花花地往下掉，她跌跌撞撞地朝厂治安室跑去。

治安室老景值班。老景一听，跟她一起冲出治安室，赶快就追。厂区内遍寻不见，冲出厂区，走上人如潮涌的人民路。

也许真是恶有恶报，时候已到，生死劫难，皆有天定。白茹突然发现，那人站在厂门口的一家商店门前，正在端详一身闪闪发光的连衣裤。

“没认错吧？”老景要她认准。

“没错儿！”

那是个大白天，罪犯与他面对面咫尺相对，捆绑、毒打、凌辱，前后历时三十分钟！

老景走上前去，亲亲热热地拍了拍罪犯的肩膀，笑眯眯地挽了他的手，说：“来，小伙子，有点小事儿，麻烦一下您。”

张永剑绝没想到，他竟是那样走进地狱入口处的。那一天，真的成了一个不平常的日子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 星期五 晴

《八·一五血案》

刑警队刑侦四组组长安剑波是十一点四十分接到报告的。他的激动不亚于白茹。

从一九九一年六月到八月，一系列的人室抢劫案象块石头一样，一直压在他的胸口。

尤其是八月十五日的特大抢劫、强奸、杀人案，这起震动咸阳古城的大血案，始终未能侦破。这桩旷日持久，投入了大量警力人力的，万众瞩目的案件，近一年来没有重大突破，他感到压抑、愤恨、羞耻。

现在，重大嫌疑犯入网了，他怎么能不激动？

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五

日，星期六，晴。

陕西彩色录像管厂技校女生小虹外出归来，刚进家门，有人尾随而至。

这女孩儿长得十分秀美，圆圆的脸蛋儿，水灵灵的眼睛，小巧而丰润的嘴唇，一笑，好甜，刚十六岁，花儿一般呢。

有人敲门。

她打开门，是个陌生人。中等身材，白白净净，文文气气的。

“你找谁？”小虹问。

“我的鸽子飞到你家阳台上去了。”那人说。

这样的人室要求是无法拒绝的。

刑警队接到报案是下午五时左右。咸阳市公安局、秦都区公安局领导立即带领刑侦技术人员和侦破组赶赴现场。并迅速组成由秦都分局副局长王树山为组长，刑警队长张广宏为副组长的二十多人的专案组，展开侦察破案。

发案现场位于咸阳市市委委家属楼。现场勘查发现，北卧室灯开关接线绳被揪断，柜子上有翻动痕迹。入室，床上有大量血泊，地上也有大量血迹。地上还有蓝

色裤衩一条，女三角短内裤一条。显然是凶手从死者身上所扒下的。还有一节录音机电源线。

被害人已被送往医院抢救。

首先发现案情的是死者的哥哥宋小雨。

宋小雨是下午4时二十分回家的。他回家时发现防盗门未锁，敲门，无人应答，便用钥匙开门，开门后，室内凌乱不堪，小虹躺在地上，下身赤裸，身上大量血迹。

宋小雨大惊失色！

他连忙叫人报警，一面将其妹送往医院抢救。到医院，经医生检查，人早已死亡。法医赶往医院检查，死者头部有损伤，颈部有勒痕，左胸部、腋下有几处锐器创伤，处女膜新鲜破裂。

死因为被他人击打头部，勒扼颈部，刺伤心、肺、肝、多脏器后，造成脑疝，机械性窒息和出血性休克死亡。

这张尸检报告记录了凶手是如何残忍、凶恶！

宋小虹被杀发案地点在市中心，与市委家属院、市政府家属院仅一墙之隔。凶手在大白天作案，手段残忍，后果严重。人民群众极为愤恨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。

咸阳市公安局局长孙培基、副局长任泉清、秦都分局局长鱼跃龙亲临现场，指挥破案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侦破，案情分析，王树山、张广宏发现，这个案件和人夏以来先后发生在咸阳的七起以找鸽子为由，入室抢劫的案情十分相似。

于是，刑警队对这七起案件的受害人一一进行了详细询问。然后，将案情进行了综合对照。发现这七起案件有如下几点共同之处：

1·均系以找鸽子为由入室。

2·发案时间均在白天。

3·以抢劫钱财为首要目的。

4·侵害对象均为未成年

之少女。

5·罪犯二十岁左右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面孔较白。

6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：八月一日上午在七厂二区发生的人室抢劫案，被害人白茹与宋小虹均为先用开关拉线反绑，又用电视机电源线加以捆绑，连打扣的手法都一样，先劫财，而后对女孩施暴凌辱。

这样，罪犯的轮廓已勾勒清楚。

于是，专案组作出了立案侦察的决定。确定了以宋小虹被杀案为中心，以系列抢劫案为突破口的侦破方案。

然而五个月过去了，此案仍无头绪。

如果说，公安机关撒开的大网，居然没将他拢入网中，那也不是。公安干警曾几次到他家中调查《八·一五血案》，他的弟弟是宋小虹的同学，曾多次被公安机关传讯，但却漏了他的哥哥张永剑。而张永剑又确实不认识宋小虹，他轻轻地滑脱了。

张永剑在厂里表现不坏，无劣迹，无前科，也没引起公安机关的警觉。

他溜脱了，可也只是溜脱一时。

光阴荏苒，半年多过去了，侦破未出现重大突破。

然而，此案不破，公安干警有何面目食国家之俸禄，见家乡父老？

死者何以瞑目，生者何以平愤？

接到老景的报案，安剑波怎能不激动？

刑警队刑警安、副队长燕军及安剑波、胡少凡立刻登车，向七厂保卫科疾驰而去！

就是他！

张永剑稀里糊涂地进了笼子。

老景在治安科给他敬了枝烟，他正等着老景给他点火，老景却闪电般地给他上了铐！

张永剑大惊失色！他没料到白茹。时隔一年，受害人的模样，他早忘了。可是受害人不会忘记他。一条狗到处咬人，咬了谁，它是记不住的，被咬的人，铭心刻骨，永世不忘。

刑警队的摩托飞驰而到。

安剑波第一眼看到张永剑，就在心里喊：没错儿，就是他！

张永剑，二十四岁，身高一米七二，白净面皮，文文气气。论外表，谁能相信，这就是那个抢劫、杀人、强奸、无恶不作、恶贯满盈的罪犯？

张广宏、燕军也在打量这个家伙。这就是他们苦苦搜寻了十一个月，三百多天的罪犯？

取证

警车开进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，张永剑被押到刑警队地下室。

张广宏并不急于发动总攻。先要围集到足够的弹药。刑警队立刻派人前往查证张永剑八月十五日的活动情况。

在陕西彩色录像管总厂维修二车间查到，张永剑当天上夜班，凌晨2点下班，晚上四点上班。

张永剑有作案时间。

那么，张永剑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？

刑警队又到他家调查中。

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一个月，十一个月前的某一天，他到哪里去了，只怕谁也不清楚。别说十一个月，就是一个月以前，也难以弄清。

然而事有意外，也许是张永剑恶贯满盈，该遭天殛，张永剑的弟弟却记得一清二楚。因为刑警队曾调查过他那一天的行踪，顺便作为证人也调查过那一天的家庭成员的行踪。所以他记得。那天他是上午九点外出，天黑才回来，去哪儿了，谁也不知道。

刑警队找到他新婚不久

的妻子，她刚作过人流手术，正卧床休息。她回忆说，她那天不曾见到过张永剑。

张永剑有重大嫌疑！刑警队当即断：抄他的家！

总攻

张永剑在紧张地思考。

他一生第一次领教钢铐在腕的滋味。

七月盛夏。从那光照眩目，骄阳如火的室外进来，张永剑不禁感到这里阴森可怕，眼睛一下适应不了，他渐渐地瞳孔放大，毛孔张开。这里虽然没有吱吱作响的大铁门，也没有铁棍、钢鞭、老虎凳之类的刑具，那审讯室实在只是一间极普通的办公室，可他也胆颤心惊。

到底在哪儿“翻”了“把”？他想不出来。

他在紧张地思索。刑警队把他一个人铐在那张长排椅上，就是让他想，好好地想！

这一手挺灵。

张永剑越想越怕。罪犯心惊胆颤的既不是钢铐，也不是警棍，而是罪证。

他在紧张地思索，他有什么罪证，会落到刑警队手里？

他先后入室抢劫、杀人越货十二次，他并非流窜作案，他是咸阳市人，连窝儿都没挪。连窝边草都吃。

他曾经糟害了多少女孩儿？难道没有人会认出他？刑警队难道不会将这些女孩儿带来指认？

十二个女孩儿来指认他，他想想都发抖！还有大人，他在作案中还与好几个大人照过面。

没什么他们迟迟不来提审他？

此刻，他们会不会正在抄他的家？

想到这儿，他不寒而栗！

他突然想起，他曾在中山路一家抢劫时，抢劫十几个古钱币，那铜钱就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。还有，他在沈家小区一家抢劫时，抢到一张一百元的越南纸币，那钱就赫赫地压在玻璃板下！

天哪。入室抢劫十二次，够杀头的了，且不说杀人！……

张广宏、燕军、安剑波推门而入。

墙上的石英钟指在五点。

“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

张广宏仔细观察张永剑的脸色，发现他神情阴郁、紧张、恐惧、沮丧。他感到，总攻击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
审讯是一门艺术，是一种竞技，一种力量、意志和速度的较量。他很象拳击。

张广宏很清楚他握紧的拳头有多重。他能打中对方的有效部位，可他需要的并非得手，而是要不出则已，一出就要让对手挨打！就要取胜，就要结束这场决斗，就要扬得起得意的铁拳！

这一拳必须出其不意，迅雷不及掩耳。

这样，他决定了他的战术，迂回包抄，引而不发，他先用虚拳侦察，引蛇出洞：

？：你结婚了吗？

答：嗯。

？：你爱你的妻子吗？

答：（凄然地）爱。

他凄然色变。他最害怕的事，才一开口便被证实了。刑警队到了他家，搜查了他家，他心怀侥幸，那残存的一线逃脱之望，破灭了。

？：她这两天正卧病在床呢。

答（绝望地）：打下来一对双胞胎，俩男孩儿。（流泪）

？：够惨的。（叹息）

答：没指标，也不够生育年龄。厂里下了死命令，不打，我和她，双开。

？：打以前，你知不知道是双胞胎，男孩？

答（悲泣）：知道。

张广宏感到，他的意志在崩溃，脚根不稳，打！

？：她刚刚失去儿子，你不想让她在作寡妇吧？

张永剑悻然色变，抬起一双惊恐的眼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？（冷笑）：我说什么，你不知道？！张永剑现在是在你跪地求饶的时候了！张永剑头上冷汗淋漓，张广宏的声音若远若近，滚滚闷雷，在头顶炸响！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！张永剑跨了。

“我们刚刚去看望了你的妻子，”安剑波在他的耳边悄声说：“顺便随手翻了翻，不过，收获不小。要不要我给你念一念收缴物品的清单？那上面有你妻子的签字。还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。”

张永剑悲鸣一声，泪如泉涌：

“我交待，我交待……”

安剑波的笔在哗哗地记录，张永剑讲述了三十多分钟，供述了如下犯罪事实：

1.6月13日下午4时许，以找鸽子为由，闯入中山路3号楼常明丽家，其时家中仅一十岁女孩儿在家，张犯用银行卡住小孩脖子，用自制的电击枪顶住小孩头，抢走现金五十元，十四个铜钱，一个照相机闪光灯。

2.6月15日下午6时15分，以找鸽子为由，敲开沈家小区22号楼一家房门，见一9岁女孩丁君在家，便在厨房摸了一把刀，用银行卡住丁君的脖子，将其压倒在床上，抢走现金285元，越南纸币一张，15元存折一个，100元存单一张。

3.6月14日下午5时30分左右，张犯尾随八岁女孩黄丽进入沈家小区26号楼其家中，手持一把水果刀，抓住小孩脖子，抢走现金135元。

4.6月13日下午6时许，以找鸽子为由，闯入沈家小区5号楼一家，小女孩许琳（8岁）一人在家，用匕首逼住小孩，抢走现金300余元，两条金丝猴香烟。

5.7月15日下午4时许，张犯以找鸽子为由，进入华星厂家属区27号楼一家，见一女孩儿陈小芳（10岁）一人在家，在其家拿了一把自制长刀，威逼小孩儿，抢走现金15元，800元存折一个。

6.7月20日上午11时许，以找鸽子为由，进入陕棉二厂生活区1号楼一家，见小女孩杨洁（十四岁）一人在家，持刀威逼，抢走现金390元。

7.8月1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，以找鸽子为由，进入国棉七厂二区5号楼一家，持刀威逼独自一人在家的白茹（15岁），抢走现金150元。

……

其交待了十一桩入室抢劫案。唯独未交待“8.15杀人案”。张永剑停止交待，掩面

未

来无影去无踪。你在现场留下了足够的罪证！说吧，你是交待不交待？”

“扑通！”一声，张永剑跪倒在地上。

猛攻

张广宏、燕军、安剑波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燕军走到张永剑面前，递给他一条毛巾。他擦了擦脸。燕军递给他一枝烟，他慌忙接了。

审讯室里，空气依然凝重。

张广宏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张永剑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”

张永剑断断续续分辨，张广宏阻止了他：

“别忙，好好想想。自然，不是让你去想忘了什么事。其实，你什么也没忘，你心里明白得跟镜子一样。什么都忘了，连你姓啥叫啥都忘了，也忘了那件事。我要你想想的是，你到底交待不交待？”

“你明白你目前的形势吗？”燕军问。

“可以说，处境险恶。”张广宏说。

张永剑胆颤心惊。他明白，刑警队长不是在威胁他。

“抢劫，是人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之一。而你，入室抢劫，按你自己交待的，十一次。若判死刑，也绰绰有余了。你是属于那种严重威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对象，属于从重从快的严打对象。如果你再态度不好。……”

这番话可以说，张广宏的每一拳都打在有效部位，虽说这拳不重，但每一拳都在得分，每拳都打得又狠又准。

“你又何若？”燕军说：“那么多问题都交待了，可偏偏留个尾巴。结果呢，还落个顽固不化，抗拒从严。这就叫‘扁担没扎，两头打塌’，一头撞脱，一头抹脱，你又何若？你说，你是聪明，还是笨？”

张永剑还是摇摇晃晃了，可他还是咬紧牙关，能抵抗一分钟是一分钟。

“你再想想”，安剑波说：“你瞒得住吗？我问你——”

这一拳，是钢拳在握了。

“1991年8月15日，那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！”张永剑如雷轰顶！他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出声。

“你不是神仙，不可能来无影去无踪。你在现场留下了足够的罪证！说吧，你是交待不交待？”

“扑通！”一声，张永剑跪倒在地上。

尾声

历时将近一年的“8.15特大抢劫强奸杀人案”终于结案。案犯张永剑落网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，案犯供认不讳。

张广宏、燕军、安剑波心中的欣慰是难以用普通的话语表达的。

市公安局局长孙培基、副局长任泉清，秦都分局局长鱼跃龙也感到十分振奋。现在可以向全市人民作出回

厂生活区的街街巷巷，又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气氛轻松的星期天。

我带三岁的小女出去逛街，直了，弯了，转了几个街坊，忽见一个高门洞上吊着一副鲜红如火的对联：

有情人心终眷属乃前生注定

喜日子招亲朋为新人合套

天造地设

又见几个青年人叼着香烟游荡，伺候着那

那铃在手中的长鞭炮和在地上蹲了两列的红衣大炮。显然这是迎娶新娘的热闹的场面，不意却给我这个路人撞上了，撞上了就看看吧。我这份份这个路人老少已在路边旁旁簇了一群一伙。爱看热闹，这是国人的通病。

不足半根烟功夫，一连迎娶新娘的车队过街穿巷、长龙似地游了过来，车前的挡风玻璃上贴上一个大大的“囍”字。

刹时鞭炮齐鸣，震天动地，纸屑如雨。空间里顿时溢满了喜人醉人的火药味儿。

停车。车门开处，新郎牵着新娘的手翩然而出。啊，好漂亮！真如凡人世间的天仙女一般。

“新娘子，新娘子——”小女高兴地拍着小手喊叫。这个小人物已有这样的经验：新娘一出来，必然就要放炮、撒彩纸屑，彩纸屑里必然夹杂着一块块水果糖。男孩子专捡未燃的鞭炮，女孩子专捡零零星星的糖块……

此时此刻，但见新娘将纤纤柔轻轻探进新郎的一个皮草提兜里，随之抓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，兴高采烈，雍容典雅地朝高空里一抛。紧接着是第二把，第三把……边走边撒，边撒边走，一路“花雨”。其情其景，仿佛古代壁画中的天女散花，舒展飘逸至极。一瞬间，空中就象一片紧跟着新郎新娘的花蝴蝶在翻飞、飘扬，又纷纷乱落地落地。

噢！怎么会是一角、二角、五角的毛票呢？！

这算怎么一回事呢？！围观者也先是一怔，继而便哄然一声上，伸脚伸手地争抢地上的毛票。其中有“垂青”，也不乏“黄发”，且“怡然自得”。

我不知小女何时挣脱我的手，加进了弯腰争抢毛票的人伙。这乳臭未干的三尺童子，也知道钱……

“珠珠！”我脸上有着火的感觉。

小女象没听见，还象小鸡啄米似地与“大鸡”们争抢。

“回来！”我又是一声禁声。

这时，“小鸡”被“大鸡”挤倒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哭。

我火了，急步上前，一把抓起小女，朝屁股蛋上连搯三掌，扯了小手中的毛票，恶狠狠地扔了出去。旋即，又被几个“大鸡”一抢而光。

“爸爸，这是钱——”

“混帐！这是树叶……”

小女被我老鹰捉小鸡般地速速拉走了。

此文作到此处，就象一个作家精心编造的童话故事，也象一个成年人做的“拾钱梦”，其实是生活中的一件真事，时间为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，地点人物在此从略。

不知读者诸君从中领略到了什么？



刊头设计 赵国明
本版编辑 周失

答了。而且是一张漂漂亮亮的答卷。